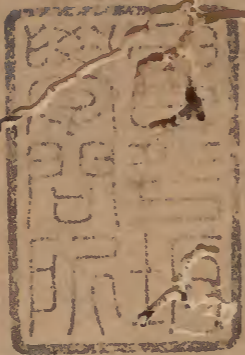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五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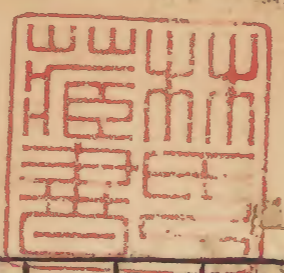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九七二	漢	
一八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 18 )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峯相卷之五十七



外篇第百二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三代以降  
漢唐宋為達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  
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嘗有額官於學者  
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  
州縣編葺黌舍無遐僻官為師定以負有長教焉有分  
教焉蓋欲挽三代以降之湮流而楫之以溯古之帝王  
之所為治文治之盛不俟積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

今其不既重矣乎今之仕者奈何舉早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仕者不知學官之任為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為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為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

法道長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主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攝薦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籍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為咨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試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蓋夫闈闈歎歎士遊黌舍中孰不以得雋科舉為志志不能比皆途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循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

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官學識而難且遷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謂宋初遠郡小官致罷多芒屨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流離不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殊蓋郵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代朝統馭四海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

舉人雲南又獨以遠驛給脚力佗處雖不然而鄉貢黜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宋不中復回有重解苦也○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為盛此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二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武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於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  
文淵閣讀書屬文襄公悅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  
人日游中秘食於太官月給膏燭費  
上聞燕之頃為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  
而期待之甚至欲舉言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  
多得人今考求其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吳李忠  
愍時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前陳恭濟後李布政積人  
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榮在翰林時有邑人  
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

不飛火延及禁垣

士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  
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為教官不克振免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  
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六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  
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  
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  
庭皆哀具儀奠祭日極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  
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  
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  
論人豈其壽考祿秩為豐歟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

目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領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齊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墳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為同族嫌而抑置子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焉

事觀李文連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者皆有子入廷試其文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道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為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關對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

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為言復仍其舊我朝  
改勝國萬戶為指揮使次之為同知為僉事皆武臣之  
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司設都指揮  
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  
揮軍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  
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無一不在其所當  
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  
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為一  
司尉不免雜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  
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  
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

也蓋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  
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  
以考焉故因曹君之制而為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  
非解任而犯事者至于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以下  
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為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  
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湮沒者全文邊遠守  
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  
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第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  
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  
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

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  
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  
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  
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  
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奉天征討  
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皆職免比  
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  
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  
征討者又如比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  
所謂破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  
者或以陞職或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

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  
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  
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  
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  
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為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  
者往往捐俸預貸於人比闕給時并予皆人物也本衛  
軍士有子本家其親帶官旗至侯門而仰面馬寇覆倒  
置無人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  
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為人僱糧以營利息欲



正名分意非不善而實當偶俱忘其不使其禁遂革昔  
宋臨懷等到任揭榜氏戶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  
利以恤貧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  
桑之具流遺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惜乎當時無  
以此為太司馬計者此事其真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  
錦衣與旗守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  
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  
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以  
非法凌虐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  
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承

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提  
舉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  
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  
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伍後專設鎮  
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  
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鞠  
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  
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  
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東廠及本衛各處  
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

情若有寃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  
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殿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  
毫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奏語者  
乎嗚呼

○或問春選將之法春口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  
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効門第者膏  
腴恩廕子鮮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武勇  
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而邊徼  
所出惟習安馬地方夷險之跡齟齬向背之情固其少  
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  
才彼此何間予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

復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裁以章句  
而其他美一無所於計是白起之精悍不用於秦韓信  
之落魄不用於漢社稷之射不穿劄不用於晉李靖之  
身誅罪累不用於唐兩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  
於宋也豪傑知舉出衆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姿貌膺  
刃不與才副而慶議相賞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  
則選將之法其必畧是而後驪黃牝牡庶幾其不失也  
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兵家以勝負為常而人物非成敗可論何哉事幾之  
會有在我得為者不得為者得為不得為之間有幸者  
焉不幸者焉幸而勝而成非必勝而決成也君子有不

貴者焉不幸而負敗君子不訾其負罪其敗而重傷其不幸蓋若舟之論不貴於幸也如此

○事由勢為緩急以機為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為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邠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為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與寧隨犯吾邠已巳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遞遭蹂躪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杪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

兵為之奔命前淫後仆甲生血鱗宵養瘡蟲寒暑暴露曠日逾時若若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奪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與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哉首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用必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察滔天于消流撲燎原于星燿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茂烈取捷旦文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替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時景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慶者乎  
吾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疇  
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衛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  
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造地塞草一色  
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  
賊不得識之萬一遠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  
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  
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精所  
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

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為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夫其  
旗以敗於熒澤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眾  
之中故勢為將樽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  
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  
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  
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春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  
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  
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  
聞百里外所製圖半敵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  
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

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  
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  
人守沐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及治十一取今  
不果造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  
牌以衛人箱上橫兩銃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  
下捨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  
息可偃豎車近身為繩袋裝搭什物臨戰時捨銃之類  
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  
防衝突耳然非比地之平不能用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七

餘冬序錄塞壯卷之五十八

外篇第三十三

椰燕泉何孟春撰述

粵國學生仲方編輯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

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

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

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略及司農司官

特免十五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造捕獲者不限項故  
處開墾無妨若有官給之守禦心軍遠者亦近城各本  
國所關在道城有留官給里以備練兵以馬益處悉合開  
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布政使政等官  
於是革去

餘冬序錄卷五十八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過戶庄田並許人請射承佃  
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今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還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  
人戶來歸業者五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  
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  
推之今日殆亦有可行者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  
栽桑棗每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  
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  
分栽每五尺開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

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  
充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者也

○宋程瑛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權禁  
嚴有種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為病瑛言於御史奏  
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稅蓋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  
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曰余自創業江左十  
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  
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  
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  
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

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及後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為多天下貢茶但以茅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五百俾專事焉事竟了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

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久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本不可無禁也若守逸者不得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

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秋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齋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賊卜等往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論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不籍為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蓋於是時有禁榷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元魏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惟於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



百萬餘緡天下之賦盡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曼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乾道間葉衡奏今財賦之源黃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黃海者徧東南黃井煮鹵種顆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

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此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開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鹽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蔽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

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益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避然必少為之所乃適既加注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曩額數不廣重有賣富之弊二弊弗法益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約既布牢益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局筭益饒邊儲充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船馬又命兵部遣使籍杭潮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豢之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一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

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勅立卷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碣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文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入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擊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

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誦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

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  
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  
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  
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  
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  
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  
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客  
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  
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土府及官勢  
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

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  
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  
遞發原管官司照開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  
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  
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詔當滿朝  
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官敗壞不  
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  
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永崇之徒豈得無之但聞國家  
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酒掃使  
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

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與預政雖欲  
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  
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為此非旦夕可  
成汝何不愛惜乃恭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  
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  
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識佳大抵為人嘗歷艱  
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  
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  
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惟中書謙館翊教官

給量

上曰内使奉食衣於内自有定額彼得俸得馬用之但  
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  
禁令凡内使於宮城門内相罵詈先發而理厥者等五  
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  
六十内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内使  
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厥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  
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答五十其有不服本官鈐束而毆  
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  
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  
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  
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内使以文事内達

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口自古賢明之君尤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變幸得與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修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視視動靜夤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問有發嘗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

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湏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揣捏文檔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湏憑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數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

九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狐離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

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為不過假入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詣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唐宣宗懲閹宦之橫令孤洵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予謂此法亦可行之為僧道者○達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

有二宋人記王荆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  
輿公曰自有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  
按漢書并舟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帶問  
曰昔葉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  
陰就一人自并舟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  
得有輿唐書房玄齡病稍間語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  
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  
馬不合更乘轎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轎子如  
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轎夫自  
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至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  
宋前未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

皆乘其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  
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  
乘轎矣春考汪淨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  
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  
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執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  
州縣大小官並有款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  
止乘馬亦不得持床執不然以遠制論士夫老病聞退  
去京遠者縱使裁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織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  
大扇斜道部屬官自以織扇障面南亦堂上官舊用單  
簷絹織斜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織然皆非制前



時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錄京城  
士人舊通用青緇亦繼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  
亟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緇出入與今日迥  
不同也

○五方之色南為赤四方之神南為朱烏赤與朱一也  
在絲為緋九宮離曰紫紫蓋易傳大赤之謂赤之極深  
者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  
赤朱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  
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服中色也論語  
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  
年詔親王百官僚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夷服不足

道也今人例以赤朱稱紅而於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  
之別然則聖人所不取於褻服者而後世顧可用為朝  
會服耶蓋有辨矣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  
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  
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  
司又在皇城之西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  
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  
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在南大理寺審刑司公署

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城車駕嘗幸  
焉有諭刑官之勅獎戒備至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  
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會相  
之限  
証人入國心八

餘冬序錄終卷之五十九

外篇第三十四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玄編輯

藩省之職寔長守宰所以衡運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為  
責寒飢而衣食疾苦而撫慰頑梗而導化免抑而伸雪  
凡為師帥氣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  
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  
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  
心也欲民割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  
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  
物計視取納盈縮之數為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

於傷而水旱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兄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部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若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為最重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隨吏蠹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紛紛徭役不均追而懲已守宰其人而或少施焉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絕之嚴急官府未見高贏而民戶已先彫億職衡如此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幸走魃驅螭人不聊生山林盜賊緣此相率倣寒蠻夷亦乘間竊入

野殺巷哭在在而然利源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穎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縣庶乎其所以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道為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卒之屯戍所在困度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仰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區區財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為務閩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衰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師

臣始又不可以俗吏而為之者也謝君為之其勝任哉  
○司牧之職府君尊其在十三省則三司轄焉而南北  
畿無三司府君有其尊而畿諸府財賦軍需之給視他  
省居多而要舟車之會近水陸之饒南畿于今日國家  
所賴尤多也任府牧者官何如有府之尊不負今日之  
所賴而始可耳太首當衝象左右視無已則聽煩而請  
叢是故必有佐通判郡位也尊與太首增歲以事出按  
屬邑至二三百里外邑吏奉候惟虔次獄治盜與學督  
稅審徭役清戶籍飭風俗詢便宜邑吏惟命之責成焉  
故制府有首有佐員備贊治事類分理一或非人而莫  
為之轄則個尊以重下今日之所賴者不口負乎是故

經部愛內地為股肱郡擇材而牧每缺輒非其人累才  
美職則不肯輕畀而張君來判南畿之鎮江府府無三  
司之轄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者也京口之民  
感奉宣力効効輸財賦軍需之給上無匱乏之憂而下  
不見徵斂之苦國家之所賴於京口者豈嫌多取哉倅  
駕于行二三百里外丞尉警侵矯卒昏戢機牙灼刻領  
期約之恩後命也若是府牧之尊而何忽之有

○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  
休戚繫之是故為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內地為郡  
若縣天下視為根本朝廷倚為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

貽民極之害是故為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  
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  
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  
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  
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  
曰監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  
下有諸縣乎專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重  
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  
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  
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書侯國地方不過百里自秦罷侯置守以為郡郡大

者往往方千餘里郡守之職擬於古諸侯其不亦重乎  
漢仍秦制稱郡太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事無不  
統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更名相然所掌守職也後  
漢尚書令僕射出為郡郡守入為三公如揚太尉秉亮  
州刺史也蓋重其任因然晉而下守相內史並銀印青  
綬唐刺史加號持節宋令不任守臣不為郡蓋猶兩漢  
遺意唐宋鉅卿出者多典郡為郡聲起即膺顯授如宋  
廣平公璟李太傅迪杜祁公衍軍官兗州刺史居無幾  
位望所到已如此然則郡守何負於吾輩哉吾輩為郡  
能如揚如宋如李如杜之在兗州而後自護予不負守  
可也魯論所謂千乘之國侯國百里者也今日有能以

里計賦兵車事乎民將告土隱戶貧物力詘予恐官有所弗能強也今郡大於古侯國而屬邑不能從侯國之賦其賦多達耗焉故爾孔子曰有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魯論首卷中語今日守若令所宜恒省坐石者由宋人記李文靖常讀論語告問者曰沈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文靖蓋極意行斯言者兗州古少昊之虛東魯封國班孟堅志謂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又謂魯道衰孔子乃脩六經述三代之道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耻而又謂今去聖久遠周公化微孔氏教衰民趨尚賈好訾毀多巧譽其好學猶

愈他休七篇間數致褒貶何居我國家興崇聖教力回古治凡教養責有吾君吾相任焉守若令實奉以行一變至道非孔氏徒有望其誰喻君所謂聖人之徒而所治乃在聖人生長遊歌鄉遂之地今日宗藩所寄四州二十三縣所仰利惟治劇才宜為所貴於治劇才精強以制撞冥明察以備欺侮嚴厲以示機防勤敏以應期會矜持以避謙異恩恪以見禮蹈恭順以免僥倖長厚以消怨讎而春所望於君豈獨是而已

○用世之士任踰于力何如力過其任名浮于實何如實過其名力之所至充矣誠在己名之所加有餘與不足在人在己昔可懼在己者不必計吾力意充而人不

吾盡知矣愚焉吾視吾任之無勝名無稱無在焉  
絕筋之但有破竹遊刃之便是則用於事而饒於實者  
之所貴也貴豈居荆廣川雲之衝實西南邊藩思州其  
絕傲去兩都八九千里舟楫不能至郡夷雜揉反側無  
時喜則人怒則獸獮卒豬突難可常法繩御今乃拉祝  
君之才守茲荒蕪寂濱羅施之舊政而奇實橫擢諸  
道傍得無有不盡知君者乎夫士所患名實莫相副爾  
若有實以勝其名人不盡知使才力不盡展於任員奚  
患焉且夫士抱利器不有因地而見者所過既有地  
見知自有時朝歌澳海磨池越場虎豹蛇蝎之區皆造  
物以貽豪傑建勳樹業之處孰謂君名不自茲以顯任

不自茲以大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始領  
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  
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  
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固  
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為布政司若雲南所轄  
為府十有二為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為州為縣為長官  
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  
至遠純夷不可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  
司宋之特磨道處懷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

朝疆守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流官  
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固斯民於同仁中也然則為  
天子命吏以正員蒞茲土可外而弗敷邪而數十年未  
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德己卯春叻郡  
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缺不聞其府士民專  
稷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他土官部落比以為得賢  
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戶曉興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  
會春替還此願亨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拜廣南知  
府來問予其有以黜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蜀貴竹

土官弗請坐除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  
已徃徃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令士民復異於他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今  
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仕何貴乎吾欲致君而澤民噫致君澤民之事業非  
一命之士可自委而崇階峻級非可一蹴至也始仕者  
何願乎今之位通顯者大都自進士始內而省署臺諫  
外而知州縣事進士一命皆得為之而內外臺省州縣  
異焉故人情於為縣每有不樂焉者人例曰為外官甚  
難而莫難於為縣不知所謂難者何指將負氣翫髒謂  
委曲之難盡耶將宅心夷曠謂猥瑣之難任耶將欲行



其所學而媿媿求合之難耶君子居其職則治其事有以事上有以使下簿書期會何厭於煩君子之任也欲膏澤下於民就如親民之職近且易而預難此而不樂耶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疫癘之不期民就窮而歛愈急韓愈氏所謂刺史之難為也今常賦外科條如蠅毛民生自謀朝不及夕不獨無恒產而已水旱疫癘幸而獲免官役私庸身資歛具終歲僅僅莫克自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部院下司府府督州縣縣吏視民如此其何以處之有志於澤民者吾未其為縣之無難也○今之世守令行事少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責則於歸今誠欲行吾志慮吾民奈何上之所取辦於

我而我之所欲為吾民者未必能兩得也官之設凡以為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治者莫先焉君子幼學壯行得民而治之其處之也必有道而矣有弗樂者乎先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為郡為郡不如為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盡行郡有美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皆被而為縣者可呼吸通也今日豈憚為縣之難者乎權不專而責於歸今之謂為縣之難也事有吾力所得為者吾得為民便非吾力得為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奉宣之間於善者有從吏之道焉於利害者有斟酌之道焉於莫可奈何者有通變屈伸之道焉世事豈得遽如

吾志要於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  
直遂豈獨為縣而在下官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乃  
然也哉春頃辱監司之責身親其難嘗以告人而口弗  
能悉其所以然范君行當有以驗予言之所未悉者予  
茲言未必非君他日大任之一助也

○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而郡縣之官於民最親遠方  
之民去朝廷最遠官於民有最親也則不可不擇其人  
以任其官民去朝廷不能無最遠也則尤不可不為其  
民而慎擇其人此自昔知治體者所以欲均內外之任  
使無偏輕之患而審天下之勢者所以又謂近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然則任官人者於人之才且賢

而不免于外而遠也豈易則然而其道不得不然矣天  
下之大必得人而後理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普天  
率土皆在王者一視之仁之中內外民之遠近其皆有  
軒輊哉人之才且賢而官之外而遠也今日求治之道  
蓋不得不然矣

○百里而縣十數縣而郡郡守統于上守一易得人而  
令十數不易皆得人也十數縣之地之民其事之繁守  
不得一一親按而躬治也是故郡必有佐同知以清軍  
通判以督糧以捕盜而推官則以理刑為事凡郡所屬  
軍伍錢糧盜賊徭役事入訴牒者守之所當問推官奉  
得問之而又得以時按行屬縣以考政臧否察民休戚

推官得人豈不足以助於守以感動諸令而可不慎擇其人耶唐張允齡氏謂民衆懸命縣令宅生刺史而遠郡牧守視為斥逐刺史乃爾縣令可知宜重守令以救其失此有見於郡縣之官與邊方之民者也宋蔡襄氏謂太守之責不若司理之重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則平之於尹尹不能平者平之於守守視其大者必下之司理必考其情而行法焉此又有見於郡佐之為推官者也然則今日之慶遠百粵故地為郡若縣者當慎擇其人而為之推官者其可不擇其人之才且曠耶

○君子之任必膏澤下于民為務士而之有志者必曰為國為民要之孔孟之所以教亦惟仁民愛物而已噫

我亦民也不有以立乎民之上我之所欲為者何所施立乎民之上則上下懸隔彼不獲情訴我之所施者又何能以遠達其勢如此君子欲為其所為而知其志其立乎民之上而親乎民者歟勢足以行而上下之勢不至於懸隔嗚呼此君子所為慊也今之守令非所謂親乎民者歟嗚呼君子而親民民不被其澤者否矣斯民之望豈不以得愷悌之父母為慊也哉而君子不必皆親民守令不能皆愷悌其人存於今日漢宣之詔二千石明帝之論郎官不能無感焉長民之道惟天下長者能得之然其末勢或以不職墮事吏錄為奸民不奉令人見其長者之如是不忍其體也而裁之於一切威嚴

之政政事精則聲名起焉守令相尚必為斯世無所用  
于長者則何愛而不任刑罰以與民從事求補其信卒  
之吏民之手足兩忙而莫措推其故豈長者之弊顯使  
然哉抑激之者之過也噫能得長民之道者其惟長者  
其資樂易廉平而又其才通於世務其智內敏善察遠  
言不廢所謂淑人君子而弗迓弗諫者乎

○三代而還教化之在天下微矣世不古若果誰柄之  
論治之士所必先守令者彼有識也三代之教化容籍  
無以改哉邦國都鄙所施之法亦在其所治耳後世郡  
縣裂甸服為之守令者職在親民柰何習焉本之頽而  
其塵簿書期會間區區財賦之督詞訟之埋厨傳之飭

求免不職之誚而已功名念熾往往飾貌以欺衆假威  
以怙愚立異以求功宛隅以希俗才能或可稱于世道  
乎何敵名譽雖可竊於教化乎何益知此而望世之古  
若可得乎漢董仲舒告其君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師帥云者固教化之所為責者也漢天古未遠循吏見  
史傳已無幾潁川之霸密之茂著稱千載然政豈有他  
異所謂宣布詔令百姓鄉化所謂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教化大行道不殆遺者天下守令使皆其比何漢不三  
代哉噫漢而還教化之在郡縣如潁川如家者又絕響  
矣世未嘗之能吏而循吏不可多得論治之士故每深  
慨焉郡分子縣守稽成子令令於民乃相家庭朝夕其

任定有不容留者我朝選用莫進士為重而施要政劇  
之縣往往進士令之受是任者可後留其卒耶

○士君子苟不安於處是踏仕途隨所至必求所以不  
吾負者定留寧將馳騁一嘗聲勢之徒甘心焉士君子  
否也所謂不吾負者吾仕所至得吾所事焉耳守令之  
職在民仁民為吾之所事孰踰此其親切而或迺不樂  
為之嘻悖矣吾學何事於此而盡吾所以仁民者民安  
吾洽令不煩而事得理去也挽之民將吾留久也思之  
民將不吾忘簡冊書之後且將以為長民者勸也何一  
皆之馳騁而足羨哉唐宋迄今仕者率重內輕外然宋  
陳希亮歎乞外敵彼誠自顧恐負所學不務虛擁名器

以民不沾惠澤故也今有如希亮之所存者乎

○士君子之道於出處間見之所以為出處之道亦惟  
隨地以盡吾忠與孝耳七一登仕版易處而出移孝而  
忠難所以致陰者有在而臣子之職要不容一日而偏  
廢也古之人有不仕以為親者若李密抗表之類是已  
有為親而仕者若毛義捧檄之類是已若仕而為君策  
名委質古之人皆然而亦有為君而不仕者潔身亂倫  
君子不為君子之不仕必其時不足為也今吾人在病  
天瘳日下非宜出而仕之時乎吾及養於吾親於吾仕  
之轉則其階資不足計也願吾力盡吾忠與孝何如耳  
焉爵厚祿不易受高班劇司不思仕吾求之心而報稱

之事有一毫未至即不能無媿吾媿乎其位孰與官差  
卑俸差薄職任可從容者之不失吾忠與孝乎

○萬戶而為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片諸曹掾史事丞舉  
得署之然有智智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而有負余  
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  
縣有位不異古而責任為專縣大地要衝而事繁丞二  
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  
丞之設不徒然也領馬者專俵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  
壯款者專捕邏員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况其正員而  
專以佐縣者乎

○令之貳為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  
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事也  
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  
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我朝縣無大小  
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裁減而簿不可無也  
操刀尺據準繩以勾稽以糾遠督賦定徭追胥詰盜皆  
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  
抑屈之有



